



檢查者李文琦
覆查者譚新嘉

（第拾肆冊）
共有拾法冊

書名	五燈會元
刊寫時代	明復宋本
裝式	線裝 鑲襯
卷數	第拾捌
葉數	肆拾捌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柒寸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有字數魚尾下標五燈然下標佛祖在下標字數下口墨有界工石氏
印章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寶相元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大瀉秀禪師法嗣

大瀉祖璿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黃廷禪師法嗣

羅漢系南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永豐慧日庵主

福嚴文演禪師



檢查者 李文禱
覆查者 譚新嘉

(第拾肆册) 共有拾肆册

書名 五燈會元

刊寫時代 明復宋本

裝式 線裝 銀襯

卷數 第拾捌

葉數 肆拾捌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柒寸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有字數魚尾下標五燈會元下標佛祖石下標字數下口墨有界工石氏

印 尾有本館朱文長甲

其 覆查加注

及 覆查加注

况 覆查加注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肆月 以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寶相元禪師

南峰永程禪師

大瀉秀禪師法嗣

大瀉祖璿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黃檗勝禪師法嗣

羅漢系南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永豐慧日庵主

福嚴文演禪師

昭覺純白禪師

祐聖窟禪師法嗣

道林了一禪師不列章次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講師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慧日明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雲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寂樂禪師

石佛慧日禪師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杲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洲用元禪師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闍一禪師

三祖宗禪師法嗣

光孝惟英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保寧瑗禪師法嗣

育玉淨曇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相秀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謚首座

空空智通道人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峰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育王淨曇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謚首座

空空智通道人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峰慧空禪師

三藍日崇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梁山懽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靜禪師

雪峰有需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二靈知和庵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滄海評禪師

通德禪師法嗣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祥符立禪師自慧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梵率悅禪師法嗣

疎山了常禪師

梵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鑿禪師

泐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游禪師

三角智秀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乳峰慧圓禪師

大瀉瑋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瀉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僧洵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長靈卓禪師法嗣

育王介誥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登慧禪師

顯靈圓智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叔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光孝果慙禪師

雪峰需禪師法嗣

雪峰慧忠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

蓬萊圓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

宣秘禮禪師

浮山真禪師法嗣

靈巖微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雲巖游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湛禪師法嗣

萬年曇贇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懿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大瀉鑑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

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

黃金無處計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

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

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

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

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
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饅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
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跣泥冷
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
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
和尚荅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
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
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
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用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
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
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鄆市令鄉民稱
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荅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
等可來相送於是賚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
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煇少室流芳大布慈雲
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
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
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
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瀉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瑤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為山家風師曰
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飢餐相
公玉粒飲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
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
的意火裏唧螻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
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
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
落方知道寬廓嘆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紅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
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
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上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
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

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
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樹子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
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鋸中
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
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
師曰擡倒瓶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
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
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
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

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
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會了無
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
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
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
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
昔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
赤灑灑處怎麼即易明歷歷處怎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
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
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撓不渾通身撲不
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怎麼靈通得怎麼奇特得怎麼堅確
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亦
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

一五生要換會而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
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
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
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
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梳恁麼
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况
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閑
挨已鼻這箇是道眼根塵迤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
有甚交涉無爭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壯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
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
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
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

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
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
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
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
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
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
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鉄
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
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

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
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
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菴圓極皆依
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
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無漏具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
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
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

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兩大地不舍
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
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境師曰三生鑿
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吳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
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甚麼三回問佛
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
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
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

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抵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
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蟬吟吞却虎六七八九
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
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
及喚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
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
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定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
曰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隆慶開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開一禪師上堂拈拄杖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

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
盧傳底衣鉢莫是大使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叅
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鷲鷲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
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
被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禮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
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嘶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
塊又喝一喝曰鯢跳不出斗乃白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
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憐不出人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白

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

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
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
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
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迷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
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
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旆揮扇
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
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
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與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
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
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
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
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
忘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然來不相
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以開口師
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
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
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
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
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
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
私而迴出昔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
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問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
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

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領出
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
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
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
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推莞
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
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
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來真面目掉頭不受
別鉗錘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
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
則暗樞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
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
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淨躡躡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
風流喜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綉媼坊酒肆
瓦合鹽薑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
今日却崇覺覩見一場懨懨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汚其
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

牛依菴日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
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
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
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
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
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父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
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双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
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
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関楔子也須存意著便宜
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
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
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
不正固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日月未足以爲明
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時閒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

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
舉筋骸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
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
修書寄可雪寶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
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
唱遂般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寒
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

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
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閻維設利大如救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巖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
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
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警數籬自適人無識者手常
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
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
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
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入前大似虛空者
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
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頌有
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
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洵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
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使得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口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
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秘解拈背開土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又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語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
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
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
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
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
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
分明抵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
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

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
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
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
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婁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
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
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
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
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軋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
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向也
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
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
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

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
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
妙絕名言一句該通軋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豎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橫該法界乃直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
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
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
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
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若病翁維摩
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
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
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苦瓠
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厖眉年十

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
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
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
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旨
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
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真
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舜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並賢幾被汝希累由此譽
望四馳名士大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
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
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
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
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
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其麼不消一劄已透
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
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
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貓兒
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毫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日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慈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社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 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 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交諸禪德龜交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汝李四鬢蒼涼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

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噐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衆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

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問得口也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身白玉碾金沙借問過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蹟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

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
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盡曰延福門下總用
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
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觸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
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
觀世音泥蚘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游諸方徧
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
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
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
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
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
是甚麼佛空王佛和然燈佛和釋迦佛和彌勒佛和說底又是

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
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
一喝下座上堂舉盃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
常氣宇如王作甚麼說話大似負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祇這
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
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廢生道上堂一拳拳
倒黃鶴樓一趯趯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
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
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
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山下但行隨例餐餼子也得三文買草
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

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其麼處着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雲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其麼處着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薩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也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

木日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開鑰彌綸宇宙偏寒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嚴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

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捺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
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軋明普初禪師上堂良父曰舉揚宗旨上祝 皇基
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
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
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霽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
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軋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成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游徧天下當知寸
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有節哨履乘興
而行掣釣沉然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
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看一回

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
良父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
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
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沙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生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
時大都事不獲已纒方成箇保社便生倦之心勝因當時若
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
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後晦處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
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
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團不勞

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
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
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
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邪
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
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繞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
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
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
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
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

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
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
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
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舌與汝打葛藤
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
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
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天摩尼
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覆
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
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馮山喆禪師最久晚慕
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
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

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批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行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眼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沙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牕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別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路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感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

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
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
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
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
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
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
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
便唱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
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
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
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
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日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
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擊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
穿過彌陀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印片今夜宿
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一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
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
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
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

領便下座

袞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明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任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上堂諸禪德三夕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堯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

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鋪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王眼自開

隆興府堯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堯率宮中樓閣上壘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雲裏得逍遙飢冷何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叨推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間浮提闍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堯率都無伎倆也教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

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
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
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映
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
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弟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
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
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
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
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
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
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
語亦能尔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

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
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
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己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
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
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堯率悅禪師悅
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
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
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
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堯率漕曰五里公是夜乃至
堯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
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
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
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

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
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
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不
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
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
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
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
一撈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
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
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
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
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麁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

非情
身魔
一伺察
公一日謂
治精金
一頌曰
江西從此
士得大機
曾抵得
以余聰明
夫言之大
真淨頌曰
龔那吒眼
此情
身魔
一伺察
公一日謂
治精金
一頌曰
江西從此
士得大機
曾抵得
以余聰明
夫言之大
真淨頌曰
龔那吒眼

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
非二大老難顯透寶馬師尔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
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透天
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
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
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
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
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瓜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

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鷗落項上上堂舉馮山坐次仰山問和
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馮曰一粥一飯仰曰前
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馮曰作家師僧便禮拜馮曰逢人不
得坐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
按一不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
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滌病鳥棲蘆
途不進泥中及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靈公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
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
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愔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
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
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
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

華子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弓翠
靄中自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筵答偈曰道跡隱
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西川
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
試二處皆與真籍師不敢承窟名出閑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
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
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
苦苦就進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堂上加霜又拊膝曰若
此不會堂一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病
二師問他如何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曾和忠道者牧牛頌曰
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尿張無盡見之甚尊節

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
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所共庫何曾解典牛穢緣何
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林不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
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
不晴割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
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文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埽堆頭拾
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唱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唱得麼上
堂象骨鞦韆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
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
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
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豎匾一推移日南長至布衲不
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靈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
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

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
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
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
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
摸着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
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
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
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髣髴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
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
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
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
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麻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
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
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指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問指師曰
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
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看微言徧九垓笑哈哈
且道笑箇甚麼笑覺死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
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
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
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
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
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

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
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
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
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
繞一見回首舞三臺日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
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
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林立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
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西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

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
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一如不二心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
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了悟了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
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地要徑曰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
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
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
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京州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

開眼瞋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
之徒侍中甚處安置無心見麼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祇這語聲
是咄

大滄瑋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
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
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
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滄爲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
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
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今日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滂曰
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滂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
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滂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滂唱
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滂曰也祇

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曾築之滂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迴蜀底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
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
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雲峰一日普請般裝中
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此不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
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像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
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知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
真檀頭如何是你空劫口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
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
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曰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
局之中無一局同于著黃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棊
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日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
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

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斲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為進士有聲嘗書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

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使出時因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草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益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

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
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積不得如何是這圈
積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岳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
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窠內有一獼猴外有獼
猴從裏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窠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
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
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往往
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
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
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鬧喜心中未免偷疑何
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

知有理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經奴白牯又
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
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
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又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
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
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
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

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
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芒
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
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
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
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
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
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抵如玄關作
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
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
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
劈面抽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
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
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與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匝
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
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
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
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
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
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批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
衆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
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
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

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
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
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
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
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
起家犬聲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
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
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在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
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麻曰記不得復顧大眾曰還記得麼衆
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
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泗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
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
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七寸八兩元是半斤自
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
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誰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
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
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
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取立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
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
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
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世無山僧不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師性剛毅洎衆有古法時以誑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底籬無漏木杓
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
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堂上堂一即多多即一卍
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請訛拈起舊來檀
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山子堂鍾馗醉裏唱涼
州小妓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
若會得去鏢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担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
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
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
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

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
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
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
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覩不見決定在何處
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
未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
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
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踈
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
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

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
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額視大眾曰見
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故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
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共舉瞎却在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
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
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
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於首衆報恩室中唯一

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
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
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旣
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踏豐干虎而今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日送鴻飛去

嶽山袒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
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
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
良久曰無影樹我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

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
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
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
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齋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
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閩道俗尊仰之師有
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
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吳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
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
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
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
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吳禪師茶罷
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消遠通呼內翰公應喏
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
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老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吳禪師曰某頃赴省試
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
今不覺五十餘年吳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

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是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是曰
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是乃揮扇兩下公曰
親切親切是曰言撩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
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
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
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
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
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
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者公應喏喏

左司都貳居士問圓通通曰定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
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

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
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
去不離當處通曰美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
恁麼去鑄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
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為鳥綸稠
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文書上堂舉百
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其方撚鐵杖上衆
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揚一僧上法座僧惺惺欲走師遂指座曰
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何在汝諸人因甚麼却
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噯

浮山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
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
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
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
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
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雲巖游禪師法嗣

聯燈作鳥
回籠語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
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
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

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
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
聲鐘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
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
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蘄然超出佛祖他
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
壺在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鉢
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
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蒲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
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
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
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謀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首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求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雲寶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開籃

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以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滴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斗燈籠伴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虫叨聞得呵呵笑三明側耳聽就上打之遶壁言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鬢斗煎茶不同鉢室中間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瓶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橫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頰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

飯桶若辨得出甘執禮拜蒸籠叅上堂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
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捧頭耳聾德山捧時臨濟喝下眼睛雖
然一擗一搥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
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劔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父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
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
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
暫停事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只喜今朝調已成言
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
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
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
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
死海廣劫障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
自適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
餅口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問自代曰天寒
日短兩人共一碗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雖檢點將
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率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
冷地思量愁殺人回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鄉林居士向公子譚謁之
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舉禪師曰賊身已
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
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抵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

龍羅賊賊猛將維兵取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天倒開市古彌
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
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
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
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
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勢聖凡
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
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
成見邪 上為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
過叵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君明教永安尚若道遙自適
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結神年來可是

無住無莫把家風舉似入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
于永安

光孝慧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自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
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
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寶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堯子周匝有
餘雲閉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
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堯子四脚著地要坐便
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入貌最奇常將
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瀉噴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
迦老子無處藏身拚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
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
一條路甚生徑直祇去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
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
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
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
其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
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此二有般漢便道
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劉賓國王問師曰尊者蘊空公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劉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
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